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
第五十一回 覆盛店店東暗用計 綺春園國內看遊人

且說艾虎合張豹聽見牧牛童兒唱著山歌，看看臨近，艾虎一抱拳說：「借光了！我們上娃娃谷，走那呢？」牧牛童兒用手一指正東，說：「那就是華容縣。可別進城，偏著荒奔南關。到南關直奔東南，南大東小，瞧見山，進山口再打聽罷。」艾虎點頭，道了個「借光」，二人直奔南關。天氣向晚，商量就在此處打店。路西有一個大店，叫復盛店。店中伙計讓道：「住了罷，天氣不早了，別越過了宿頭。我這房屋乾淨，吃食便宜。」張豹問：「有上房麼？沒上房不住。」伙計說：「西跨院上房三間。」艾虎說：「二哥，咱們住了罷。瓦房千間，夜眠六尺，又不是自己的屋房。」張爺點頭，便著伙計帶路。

到了西跨院，來到屋中，屋中也倒乾淨。打洗臉水點茶，二人淨了面，吃茶。伙計問道：「二位客官貴姓？」說：「姓艾。」伙計說：「那位客官呢？」艾虎說：「我家二太爺。」伙計說：「我們是買賣生意，怎麼玩笑哇？」張豹說：「你什麼東西，合你玩笑？你只管打聽打聽，岳州府張家莊兒，誰不稱我二太爺？」伙計說：「你安頓著點，在你們那裡，你二太爺，在我這裡，不能稱二太爺。我們是買賣生意。」張豹氣往上壯，就罵起來了。艾虎勸解。

就有本店中少掌櫃的，帶著五六個人進了跨院，奔到屋中說：「二位客官為什麼緣故，想來是伙計得罪著了。我替伙計前來陪禮。二位氣若是不出，今晚响散他。」艾虎瞧了這人，黃漸漸的臉皮，細條身材，青衣小帽，作買賣的人樣兒，說話有點尖酸的氣象。艾虎說：「不可，千萬可別散他。情實是我二哥的不好，他一點不好也沒有。」少掌櫃的說：「若非這位客人講情，我一定不用你了。好好伺候二位客官。我方才聽見是那位姓張？」張豹說：「我姓張。」店東問：「官印是張豹罷？」張豹說：「是。你怎麼知道我呢？」店東說：「有老員外的時候，是專好行善，離著三五百地，誰不知道他老人家？我們上輩還受過老員外的好處，以後正要報答，他老人家歸西去了。但不知這位客官貴姓？」小爺說：「我姓艾，沒領教掌櫃的貴姓？」店東說：「我姓賈，我叫賈和，字是文輝。」小爺說：「原是賈掌櫃的。」彼此對施一禮。店東說：「二位意欲何往？」答道：「上娃娃谷。」店東說著話，兩眼睛不住的瞧著張豹、艾虎，遂說：「我晚間可沒有工夫，不能奉陪二位。明天早起暫屈二位尊駕，我有一杯薄酒奉敬，只求二位賞臉，千萬不可推辭。」艾虎說：「我這事可是緊要，實在不敢領賞。」張豹說：「人家是個美意，不可孤負於他，吃了酒再走，也不算晚。」店東出去少刻，人家就給預備過酒飯來了，掌上燈火。用畢晚飯，撤將下去，開發飯錢店錢，人家一概不要，只可明天早起再說。一夜無話。

清晨起來要走，店東伙計攔住說：「我們店東有話，說讓二位吃了早飯再走。」二位也就無法，只得等著。直等到巳正的時候，艾虎也是想酒飯，張豹也是覺著餓了，店東方才過來，吩咐一聲備酒，頃刻間，擺列杯盤。飲酒之間無非閒談，講論了些個買賣的事情。

書中須要剪絕，不可重絮。用完了這頓飯，就晌午時候了，撤將下去，端上茶來，說：「二位，天氣不早了，明天再起身罷。我們這裡有個可觀的所在，同著二位，咱們去遊散遊散去。」張豹問：「叫什麼所在？」店東說：「離此不遠，叫松蘿鎮，有人家二個大花園子。本家姓竇，叫竇家花園。先前作官，後人窮了，花園子也敗落了，度日還艱難哪，那有錢捨奪花園子。我們這南邊有個地名，叫新立店，有個財主，姓崔叫崔龍，外號稱並鐵塔崔龍。這個人先前保標，掙得家成業就。又且此人鑽乾營謀，精明強幹，他通知了竇家，把花園子典過來了，各處的點綴煥然一新。各處內用人賣茶、賣酒、賣飯，包辦酒席，帶賣南北的碗菜。可有一樣，進門有一個攔櫃，有人先問你是遊園哪，你是吃酒。若要用酒，先給銀子後喝酒，吃完了就走。他起一個名兒，叫『綺春園』。每日遊園請客，攜妓帶娼，彈唱歌舞的男女多多了。咱們今日到那裡看看，吃些酒去，倒也可趣。」艾小爺不願意去，張二爺願往。說畢起身。

艾爺將自己銀平了二兩，三人同行。走到綺春園不遠，遊園人甚多。將到門外，就見橫著一塊大匾，藍匾金字「綺春園」三個字。也有茶酒的幌子。東邊牆上有塊豎匾，是包辦酒席，帶賣南北的碗菜，上等海味官席。三人將要進門，後面追來一人說：「掌櫃的，有人找來了，立等著回去，少刻再來罷。」賈掌櫃的說：「二位先在裡面等我，我少刻就來。」依艾虎不進去了，張二爺一定要裡面看看去，艾虎無法。

店東去了。張、艾二位進大門。路西屏風門，將進屏風門，路南有個攔櫃，櫃後有一個大胖子看著，每遇有人進去，就問：「是遊園哪，是吃酒？」艾爺告訴說：「我們吃酒。胖子姓廖，叫廖廷貴，有人管著他叫廖貨，是店東。掌櫃的為何事請二位遊園來？有個原故。此處開花園的這個姓崔的，是一個賊，現今不偷了，想作這個買賣。又有這個廖貨，他出的主意，先銀後酒，天平是加一平。若要交的銀多，吃不了，要找回去銀子，內中準有一塊假銀，出門不換。賈掌櫃的上回交的銀子不夠了，苦苦的求跟一個人去取，廖貨再三不行，非留下了一件衣服方才叫走，回去要找人出出氣。若說官面上辦的熟買，沒姓崔的熟買；論打，他的人多。可巧遇上張、艾二位。他又知道張豹有本領，還不知艾虎的能耐。這是個主意，邀來遊園，早定好了。後面有人跟著他，為的是他不漏面，怕連累他，故此假告辭回去了。張、艾二位將到門內，廖貨要銀，艾爺就把平的二兩拿出來。廖廷貴一平，平完說：「這是八兩。」艾爺說：「二兩。」回答：「八兩。」張爺罵道：「胖小子！那是二兩。」廖貨說「八兩」二字還沒出口哪，早被張二爺揪住，要把腦袋給擰下來。艾虎說：「別動粗魯，我使了二兩，是八兩。」

張豹說：「別著他訛咱們哪。」艾虎說：「為什麼叫他訛咱們呢？本是八兩。」張豹說：「胖小子！便宜你。」廖廷貴瞅著張豹就害怕，整個像燒皂一樣，問：「二位貴姓？好給你們吆喝下去。」艾虎說：「我姓艾。」廖貨說：「艾爺，那位哪？」張爺說：「二太爺。」廖貨說：「就是這一位艾爺罷，那個不好吆喝。」

二位離了櫃檯，往北一看，只見人煙稠密，遊園的甚多。也有亭館樓榭，樹本叢雜，太湖山石，竹塘，茶藤架，月牙河，抱月小橋，蜂腰橋，四方亭，抄手式的游廊，過廊，過庭，平台萬字亭。二人看了多時，真有四時不謝之花，八節長春之草。畫棟雕樑，別有洞天。正是桃柳爭春的時候，可惜二位也不懂詩文，也不認識個字兒。就奔了流風閣來了，就聽見管弦亂奏，彈唱歌舞，猜拳行令，亂亂哄哄，鬧熱非常。他們進了流風閣，就聽見那邊嚷道：「艾爺交銀八兩，在流風閣請客。」流風閣的過賣答應：「知道了。二位那位至艾？」艾虎說：「我姓艾。」又問：「那位哪？」張豹說：「我叫二太爺。」過賣說：「我不問了。二位用茶用酒？」艾爺說：「要酒。」過賣答應說：「什麼酒？」小爺說：「女貞陳紹上等酒席一桌。」過賣吆喝過去，不多一時，擺列上酒席。二位斟酒，開杯暢飲。二人還等著賈掌櫃的來哪。

忽然間打屏風外躡進一人，挽著髮髻，穿著藍汗衫、藍紗袍、藍中衣，薄底靴子。

肋下夾著一件藍大氅，裡面裹著一口明晃晃的利刃。看不見臉面，皆因是他向正南。櫃上的問：「這位還是遊園哪，還是吃酒？」那人說：「我在這裡等人，行不行？」櫃上說：「等人焉有不行之理？」那人一指，撲奔正面，側轉臉來，見細眉長目，一臉的煞氣。撲奔賞雪亭，進得屋中，就把大氅往桌上一放。從外邊又躡進來了一個，手中提著一個小黃口袋，拿著一口刀，把口袋往櫃上一放，拿著刀直奔廖廷貴。若問來者何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